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三

書下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

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翰曰山濤為吏部郎欲舉康自代康怨不知已故作此書自言不堪流俗而非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五臣謂之知言

善曰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愜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嶽守穎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穎川山公族

父莊子曰狂屈登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銑曰山嶽為穎川太守時山濤謂嶽云康性行不堪職任愜康之志故以為知

也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



也善曰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向前年

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善曰

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即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

阿都志力開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五臣

故不知之善曰言不知已之情良曰不行足下傍通

多可而少怪善曰言足下旁通衆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

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翰曰傍通謂博通也多可言多有許可也少怪謂少

有怪責於人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

知耳善曰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

知非本意也間間足下遷惕然不喜玃心足下羞庖人之

獨割引尸祝以自助善曰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遷謂為大司馬也惕懼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謂祭時讀辭之人也言恐山濤羞為獨割引我以為尸祝之助也

手薦鸞鳥五臣刀漫平之羶腥善曰毛詩曰執其鸞

人無擇曰帝欲以辱行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亦腥也故具

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

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善曰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

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良曰并謂兼利天下也介謂孤介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者或謂無

兼利而已自守也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

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

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善曰空語猶虛



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翰曰強勸也空語謂虛說也言已不堪不可勸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吝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老子莊周吾時同流而悔恨不生者耳言聞有如是人也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善曰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銑曰康讀莊老之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下史來園吏柳下惠為士師東方朔為侍郎是安卑位豈敢短之之言不敢以四人居位下而非短之也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鄉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向曰兼愛謂兼物愛人若取也執鞭下士也子文三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是皆不欲富貴而屈身濟物也所謂達五臣本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善曰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濫濟曰古人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不變其本志也窮塞不遇亦澹然自得而不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為憂悶矣淪變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霖澤之山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子房之佐漢接輿良曰堯舜為君於世許由隱於箕山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善曰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滅秦項接輿隱者行歌不仕言堯舜子房安其兼并之善許由接輿守其介特之志揆度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也所安不同度之一也



者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故君子百行數君堯舜已下也遂志謂遂本情也

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善曰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語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

反之論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

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善曰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

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

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

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

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

相如良曰同善注言此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改易也吾每五臣本讀尚子平

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善曰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

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

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不同未詳又曰臺佟者

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採藥為業佟冬切

史記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翰曰尚長字子

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後遂入山隱也臺佟字孝威

採藥自業隱於武安山終身不出慨息也康自言隱逸之志

故太息想慕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

疏五臣嬾筋筋駑肉緩銑曰疎慢懶墮也筋頭面常一

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

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又情

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而為儕類見寬不攻

言性簡略與禮相背也謂不恭言性簡略與禮相違背



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善曰放謂放蕩齊曰齊

增放逸也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

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

狂顧頓纓赴蹈湯火善曰楚辭曰任顧南行王逸曰狂

本情也篤固馴擾育養善曰積墜也任實謂用

羈繫纒縲赴奔蹈躅也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五

愈本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善曰毛詩曰芾厥豐草

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

飲酒過差耳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

纒以相娛荒沉過差可不慎與銑曰師法至大差失也言

每法嗣宗不論人過之事不能及之然嗣宗曠大之性過人

而不傷於物唯飲酒之後有過失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

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善曰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

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繫王道

阮籍在司馬文王坐時居母喪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性放蕩

敗禮傷教宜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羸卿其忍之文王時

為大將軍言為何曾以五臣作不如嗣宗之賢而有

慢弛之闕善曰資材量也又不識人情闇五臣本

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善曰漢書曰

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

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建

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



人之事機是  
以為累也  
久與事接疵覺日興雖欲無患其可

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

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

置一不堪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即中入翰曰疵病覺瑕倫理熟審也言我又與人事相接則瑕覺日不起豈得無患乎又加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堪也

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銑曰不堪不可皆不中任用也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言康輓起為吏呼之不放置

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不得搖性復多孔蝨

杷蒲巴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

也善曰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怍說文曰痺濕病也俾利切

痺濕病也裹猶著也章服冠衣也上官尊也

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

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濟曰堆滿也机亦案也教礼教義名義也不喜弔

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怨至欲

見中傷者善曰言人於已為未見有矜怨之者而纒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良曰言不為

人所矜但多怨者善曰言人於已為未見有矜怨之者而纒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雖瞿五臣作懼然自責然性不可

化善曰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欲降

心順俗則詭故不情善曰新序上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銑

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

此五不堪也善曰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不喜俗人而

曰詭誑也言欲下意順人則為誑之道情不願為

善曰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善曰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蹶塵臭處

千變百伎五臣作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善田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誼也

濟曰言與流俗同事則不柰此心不耐煩而官事鞅兩

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善曰毛詩

偃仰或王事鞅掌尚書曰一日二日萬機良曰又每非

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

不容此甚不可一也翰曰湯與武王以臣伐君故非之

言非薄不止則必會明於世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

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銑曰剛腸謂疆志也肆放也以

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

寧可久處人間邪向曰統理也九患謂上七不堪二不

外禍亦當內病也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

甚信之善曰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木黃精久服輕

精藥名也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

便廢安能舍五臣本作捨字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

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良曰行往也懼謂畏

也禹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善曰莊子曰堯治天

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

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

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

不偏之是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善曰家語

全節也



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嗇短於財  
 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於財  
 嗇其也銑曰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孔  
 子曰商為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久吾非  
 不知商有蓋恐不借而彰其過也護助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  
 善曰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聞之率  
 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辭先  
 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  
 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  
 略曰庶名福向曰同善注且先主許之言孔明不偪者謂  
 孔明奉先主之命亦不逼留之孔明亮字也元直庶字也  
**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善曰魏志曰華歆字子魚  
 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寧帝以安車徵之又  
 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  
 詔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  
 濟曰強勸勉也同善注也足下見直木不可爲輪曲  
 知者五臣無也

者五臣本不可爲楠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  
 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善曰  
 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良曰謂上禹仲尼諸葛  
 亮華歆是識其性而首末相知也天才謂質性直者不可曲  
 任曲者不可直任輪輞也楠椽也四唯達者爲能通之  
 民士農工商也言爲者各樂其得志也  
 此有五臣本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  
 以文冕也善曰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  
 翰曰言人各有所樂唯達者可知故云度內耳章甫殷冠也  
 越國之人斷髮爲飾不用文冕豈可以已好而強使著之言  
 此喻不好已五臣作嗜臭腐養鴛鴦雛以死鼠也善曰  
 爵祿也自以  
 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  
 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  
 鴛鴦雛子知之乎夫鴛鴦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  
 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鷗得腐鼠鴛鴦雛過之仰天而



視之曰嗚呼今子欲以子國嗚我邪 銑曰鴛鴦鳳也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豈可以已嗜臭爛而以死鼠養鴛鴦此

義壽也 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

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

好者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 向曰

術法也外疎也滋味美味也寂寞安靜也無為無事也言我好養生疎榮華縱無九患亦不顧足下所好榮華也 又

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 五臣本不能堪

其所不樂 善曰言已所不樂之事必不能堪而行之 濟

之事也 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

寃之令轉於溝壑也 善曰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

我自決以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寃猶枉屈也溝壑坑也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

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

病顧此恨恨向如何可言 善曰晉諸公譜曰康子劭

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

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恨恨悲也 翰曰歡愛也

恨恨悲也 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 五臣本與親

舊敎 五臣本有離字 閱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

志願畢矣足下若勦了奴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

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

情自惟亦皆不知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

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 五

有而 言耳 善曰勦適燒也音義與燒同言俗人皆喜榮華



言之耳向曰黝惱置止也言惱我不止欲為官求人益國利時也我則踈緩又不如當代賢能矣子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離榮為快此最近我情也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

能不營乃可貴耳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濟

又不求富貴乃可重也言日若取其大度量之人無所不包而

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善曰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

離俗自全真性之所乏短不同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求良曰言我以病困豈

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共登王塗期於

相致時為權五臣本作歡字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

非重怨不至於此也翰曰黃門閹人也本絕陽道豈是

致謂其職任也是時必以為歡悅相野人有快炙背而

益也迫逼也言煩事逼則發狂病也

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

矣善曰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屨至春自暴於日當爾

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

之李陵書曰孤負陵區區之意銑同善注願足下勿似

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愁康白向

解謂解足下舉我之意也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善曰城榮緒晉

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

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

孫子荆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五臣作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

春秋所誅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良曰幾者

榮辱之所由興五臣作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

曹譚以無禮取滅善曰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

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

牽羊於楚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

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

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

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載籍既記其

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

浮辭善曰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

實五臣有也字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

五臣作歷數將終善曰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

尚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向曰夸奢喪失粗麤悟明也漢

火德故云炎精幽昧謂暗亂無道也歷數錄籍也終盡也

相靈失德災豐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

荼五臣作塗炭之艱善曰孝相孝靈漢二帝也漢書詔策曰

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荼與塗古字通用

塗泥炭火也言百姓皆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

皇綱良曰貫綱也紐結也言九州之事斷絕而皇王綱紀

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答實戲曰廓帝紘恢



解其結也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

善曰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

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圖闔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

翰曰四海四方也蕭條空遠貌太祖魏武帝征討暴亂克

也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運也

寧區夏善曰尚書曰用肇造我區夏銑曰協建靈符

天命既集善曰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

瑞符也集會也言天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善曰曹植魏

命與人心相會也

洪基克光厥德毛詩曰奄有四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

鼎猶存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

成王定鼎於郊鄒史記曰秦取周九鼎良曰神州洛陽也

中岳嵩山也九鼎九州之金鑄鼎也存在也鼎可烹故云器

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郁之攸同天下

之壯觀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

異世相襲若規矩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此

事天下之壯觀也翰曰載則淑善也重光謂文帝也襲因

也四隩四方也攸所也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

壯觀謂壯大觀望也

善曰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

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

子恭為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擁帶燕胡馮

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遂自立為燕王也

五臣善曰左氏傳子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善曰今陳介侍

楚象馮凌樊邑國語魏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

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

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向曰擁持也

燕胡匈奴也馮依陵乘也盤桓不進貌言恃險遠不修職貢

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疇五臣本貨

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善曰魏志曰公

孫淵遣使南通



孫權往來瞻遣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  
評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  
餘國出名馬貂狄濟曰傲慢也南國吳也編木濟水曰桴  
滄海也酬報也葛越草布也出於吳朔土地方也貂鼠皮也  
言公孫淵與孫皓自以為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信  
以方物相連結也

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轍沙漠南面稱王也

五臣無也字善曰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山  
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

凌轍中原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

度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良曰控弦引弓之士  
也燕齊二國在遼西故云右折扶桑在海東故云左振

陵乘轍踐也言淵恃此威力故稱燕王南面以自尊也宣王  
薄伐猛銳長驅善曰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

兵長驅至齊翰曰宣王司馬懿也薄師次遼陽而城  
伐用威武也猛健銳利也長驅遠伐也

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善曰漢書曰遼東郡  
有遼陽縣左氏傳曰

援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銑曰次至也遼陽  
縣名不守謂不能監守也桴打鼓也震動元凶惡也折首  
猶斬也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善曰史記樂毅

首也至郅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祁連山海經有大荒良曰疆  
場邊畔也言魏斬公孫淵乃遠開邊疆置郡邑於大荒也收

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善曰毛詩  
離散不安其居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于殊  
俗濟曰咸皆也殊謂異國也言皆迭款誠附我魏國也自

茲遂隆九野清泰善曰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  
良曰九野八方中央也東夷猷其樂器肅慎貢其楛

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  
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

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崔寔本論  
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虜也翰

曰樂器謂樂舞之器也肅慎國名楛矢箭也曠遠也言遠代

翰

翰

翰

翰



不羈縻者皆應我皇之化而至也魏魏蕩蕩想所具聞五臣本有也

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魏魏乎其有成功銑曰魏魏蕩蕩言帝德廣遠也想謂想孫皓當已具聞

也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善

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任魯陽

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向曰

擾攘亂也言吳先主權遭時亂播遷於江外也表外也劉備震懼亦逃巴岷善

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勅諸將勿復關

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濟曰劉備蜀先

主也巴岷蜀二山名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

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善曰張載劔閣銘曰巖巖梁

江五湖之利也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堅子備則亡虜假氣

遊魂鳥魚為伍良曰積石之固謂蜀多山也三江五湖之

水浩大無涯為吳之固也言吳蜀恃此二邦合從容東西

山水假借遊魂也迄至也十二年曰紀二邦合從容東西

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

可與泰山共相終始善曰漢書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

荆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曰不

韋曰其寧泰山翰曰二邦吳蜀也言相合扇動併力以禦

中國自謂與中國為鼎足之形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

言持父可與泰山齊其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

武相相志厲秋霜善曰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為

曰輔佐也帝室謂魏室相相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

武貌厲嚴也秋霜殺物也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

見之鑒與眾絕慮善曰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多

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性向曰

窮盡鑒明也言謀筭無盡思慮絕於眾人也主上欽明委

以萬機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

二曰萬幾濟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

曰萬機萬事也濟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



下用力稜威奮伐采

五臣本

入其阻

善曰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

稜愴乎鄰國毛詩曰采入其阻哀制之旅毛萇曰采深也音

阻謂入蜀

并敵一向奪其膽氣

善曰兵法曰三軍可奪氣

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奪其膽氣言威可奪蜀將士之膽氣也

小戰江介則成都自

潰曜兵劔閣而

五臣本

姜維面縛

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

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連

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

破以其眾東入巴劉禪詣艾降勒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

潰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唐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

銑曰介間也成都蜀郡也潰謂降魏亂破也曜示也劔閣蜀山也姜維蜀將也面開地五至列郡三十師不踰時

梁益肅清

善曰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

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

善曰禮記曰拜而後稽顙

曰竊號之雄謂劉禪也稽顙謂首至地也絳闕魏闕門也

球琳重錦充於府庫

善曰魏志曰魏魏絳闕

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錦三十兩

夫號

滅虜亡韓并魏徒此比目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

善曰左氏傳曰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二年攻魏其王請降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向

五臣本

願為臣妾

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

請太守及兵是觀天命也背亂向理如蟬之蛻皮也

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稅內

亦為次師法也

外失

善曰淮南子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

請太守及兵是觀天命也背亂向理如蟬之蛻皮也

亦為次師法也

善曰淮南子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

請太守及兵是觀天命也背亂向理如蟬之蛻皮也



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善曰左氏傳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向曰輔車陪乘也吳蜀相資猶陪乘之與唇齒也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興叛吳降魏亦如鳥之毛羽零落也援助也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

侯却指河山以自強五臣本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善曰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濟曰危國謂吳起也此言吳王恃險自疆不知滅亡之將至也餘同善注方今百僚濟濟雋乂盈朝

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善曰尚書曰百寮師師又曰俊乂在官毛詩曰進厥虎臣顯如虓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良曰僚官也折摧衝突也言武之盛可以衝突萬里國富兵強五臣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善曰新序曰叔孫敖相楚國富兵強毛詩曰翰飛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翰曰練擇也翰高飛也為將伐吳故云飲馬南海也自頃國家整

治器械善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玄曰器械兵仗也脩造舟楫習水戰伐樹北山則泰五臣本行木盡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濬決河洛

則百川通流五臣作樓船萬艘蘇勞切五臣千里相望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也濟曰濬深也樓亦船也艘亦船之總名自

剡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五臣本之盛者也善曰周易曰黃帝堯舜剡木為舟刻木為楫良曰黃帝剡木為舟言我以水陸並進其盛如此也驍勇

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五臣本字善曰六

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向曰伐斫也太行山名言斫伐以脩舟楫木盡者廣言以斫之

濬決河洛

濬決河洛

濬決河洛



韋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

必平然三王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也

道家所尚善曰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銑曰眷眷

國是至道也迴顧貌邁行也電邁言急急也愛惜人命不欲害

之所重也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崇城遂五臣本卑文王退舍善曰左氏傳子

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

識安危自求多福善曰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安危而緝臣是求多福也厥足然改容祗承往告善曰漢書曰陸

賈說尉陀陀於是蹶然起坐謝賈稱臣奉漢約良曰覽追

慕南越嬰齊入侍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

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

侍宿衛翰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汪表永

為藩輔善曰禮記曰君之南鄉也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

曰策書也言能稱臣聽所告之書則永世豐報顯賞隆

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

麾風從善曰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

常曰濟曰式用也命教令也言若輕慢不用雍益二州

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

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善曰征東即石苞也李

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翰曰雍益青徐荆揚兗

豫並州各征東將軍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各此說征討之勢以脅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



流星

善曰羽鳥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為校 翰曰六師六軍也羽箭也燭曰謂赤羽若

日也旌旗也畫星辰於上故云流星 游龍曜路歌吹盈耳

善曰周禮曰凡馬入天為龍曜

稽耀嘉曰武王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銑曰曜路盈耳駟樂之盛也餘同善注

士卒奔邁其會如林

善曰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

煙

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

本作馬字 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

望良以寒心

善曰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 濟曰震動駭驚

也渴賞謂合員賞也執兵爭先也屠壞也寒心痛心也

夫治膏盲者必進苦口

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善曰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

曰居育之上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良曰膏心下也膏膈上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決定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已之言也 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

扁鵲知其無功也

善曰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謁醫俞氏俞氏曰汝始則

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辨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

湯液又曰扁鵲過齊相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 療將深相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

胃間不療將深相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肓 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何今在骨

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相公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 去相侯遂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漣乳汁也竹用切 翰曰

謬誤投歸也俞附扁鵲皆古之良醫也凡病則良醫見其可 療及入骨髓則良醫雖理亦無功也言吳國有危亡之疾今

用我言而歸服保全首領是猶可療也若傲慢恃 險不即從化則猶疾入骨髓雖欲思療亦無功也 勉思良

圖惟所去就

善曰左氏傳令尹子常曰敢弗良圖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 銑曰圖謀也言勉力思

之是也

之是也



其善謀在  
為去就  
石苞曰

### 與嵇茂齊書一首

趙景真

善曰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原書二說不同故題雲景真而書曰安  
翰曰干寶晉紀云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時太祖逐安于遠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安子紹集云景真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何者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又父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也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

誑善曰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老聃曰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

楊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唯唯而軒軒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

陟彼北邙兮噫嚶瞻帝京兮噫嚶宮室崔嵬兮噫嚶人之劬勞兮噫嚶遼遼未央兮噫嚶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

去適吳然老子之嘆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升邛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向曰叟老

稱李老子也梁生鴻也岳即邛山也夫以嘉道之舉猶懷戀恨况乎

不得已者哉善曰周易曰嘉道貞吉銑曰嘉道者隱也謂老子梁鴻也亦恨謂歎及謠也不得已謂

被遷惟別之後離羣獨遊五臣本作逝字背榮宴辭倫好

也經迥路涉沙漠鳴雞五臣作戒旦則飄爾晨征善曰

燕禮曰燕小臣戒盥者鄭玄曰警戒告語焉陳琳武庫車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齊曰逝往倫輩也沙漠安流處所經涉也晨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善曰漢書揚雄反

征曉行也



山左氏傳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良曰尋歷曲阻則薄近靡無也言日沒車馬之首無所託也

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

內慷慨重臯之顛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翰曰風急

臯九折之澤也慷慨失志貌臯山巔上也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

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

已下之事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

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

善曰俞身之為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

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

既曰蘭茝香草也桂林香木也以喻君子傾頓移植自謂也

根萌未樹謂危也牙弩牙絃急則根易傾牙淺絃急則機易發此喻讒邪為中正之風弩也怵惕驚貌懼道也

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劔

善曰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人莫不按劔也

濟曰言北土寒不宜蘭桂也鮮少也夜光良玉也以暗投人不知者

必懼而按劔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

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五臣本於龍龕俗固難以

取貴矣善曰曹植橘賦曰背江州之氣煖處玄朔之肅清

莊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育

吾曰龍龕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良曰橘柚木名生於南方

華藕蓮也生於水龍章奏龍之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

樂武王王樂也龍龕俗耳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夫物

各失其宜故難以為美也玄朔北方也脩陵高阜也

夫物



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善曰周易曰無

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翰曰無

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路則有前善曰

之艱懸安鞞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善曰前言之艱謂

征善曰宗琰詩曰遠征曰遐邁善曰

夕惕善曰正曆曰曰太陽也周易曰夕惕若厲齊詩曰

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

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

為貴也若乃顧影五臣本中原憤氣雲踊哀物

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

雄心四據善曰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

四據謂威德盛也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

岳善曰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蕩北海翰曰公輸作

東覆平滌九區恢維五臣本宇宙斯亦吾五臣本之

鄙願也善曰劉駒駱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洽九區

大廓空也宇宙謂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善曰周易曰明

天地也鄙小也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向曰垂鋒鉅靡加翅五臣翼謂不遂志也逝往也遠逝謂徙也

六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良曰植生也生於芳苑猶生於美族也喻嵇康

承家世德盛而生也擢出也言康道德如草之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藻文章也肆布也雲布言才廣也俯據

潛龍之淵仰蔭樓五臣作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

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翰曰潛龍游亦相感動之意榮曜喻富貴也眩惑豔美餌念儔類也聲名令聞也翱翔倫黨之間弄姿

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

為得志矣銑曰翱翔游樂也倫黨明黨也姿態綽寬裕優也吟嘯自得志貌豈能與吾

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莞

莞五臣本作榮榮字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

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善曰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向曰榮榮猶單獨也濟曰悠悠長貌

涉度邈遠彌深釋解遐遠也言我思爾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我有遠心相望也身雖胡越意

存斷金善曰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良曰胡在北越在南言

相去遠也金雖堅剛人同其心則能斷之各敬爾儀敦履璞沈善曰毛詩曰

翰曰儀善敦厚璞真沈深也謂交道也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

知復何云銑曰繁多華盛也言自多其盛而為流蕩者君子之所不敬也恨不平貌何云言事既爾何所言也

與陳伯之書一首善曰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

與陳伯之書一首

與陳伯之書一首



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  
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眾  
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  
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向曰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  
東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伯之知  
勢屈乃降梁至是又以衆  
降魏故遲與此書以喻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

**三軍才為世出**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  
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  
每念足下才為世生聖為時出  
濟曰恙憂也冠首也言勇  
可以為三軍首也才謂文武之才也世出謂應時而出也

**弃鷺鳥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善曰史記曰陳涉  
嘗為人庸耕較耕  
壠上悵恨父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若為庸耕  
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良曰  
鷺鳥雀小鳥也鴻鵠大鳥也弃小  
志謂背齊也慕高翔謂歸梁也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

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  
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登  
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  
翰曰機  
也  
**立功立**

**事開國稱孤**

善曰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  
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  
稱孤寡不穀  
銑曰事職也開國謂為江州  
刺史也同侯王例故稱孤寡以賤為稱也  
**朱輪華轂擁**

**旄萬里何其壯也**

善曰史記荆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  
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  
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  
向曰朱輪華轂  
謂以丹漆飾之也擁持也  
**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

**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

善曰漢書曰  
冒頓乃作為  
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  
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方旃為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  
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  
何憊邪  
濟曰奔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也股髀也穹廬



氈帳也屈膝拜也魏本匈奴人故曰穹廬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

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尚書曰管

叔乃流言於國良曰去謂之魏就謂歸國際

謂交會之間也他異審詳也流言反間之言也

沈迷猖蹶

以至於此善曰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領簿書回回自昏亂

志猶未已翰曰沈溺迷惑猖狂

聖朝赦罪責功弃瑕

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答

晉王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瑁與暨豔

書曰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

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

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

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

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銑曰聖

朝梁也責求也用謂可施行也言聖將五臣本將字軍之

朝推赤心於天下不凝滯於物也

所知不五臣本假僕一二談也善曰長楊賦曰美善

鮪涉下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

為疑魏君待之若舊善曰謝沉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

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

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

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春

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割如淳漢書注曰殺血滂

沱為喋血涉與喋同丁傑切尚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魏

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率眾降封列侯漢書曰蒯通說

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事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

曰東方之人以物挿地中皆為刺也

銑曰殺人流血曰涉

友于兄弟也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被繡流矢

所中繡後降曹公封為侯刺挿也刃箭鏃也餘同善注

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去知反

往折只是與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去之未遠

往折只是與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去之未遠

往折只是與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去之未遠

往折只是與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去之未遠

往折只是與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去之未遠

往折只是與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去之未遠

往折只是與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去之未遠

往折只是與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去之未遠

往折只是與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去之未遠



也也不遠而復先典攸高良曰謂迷者不遠而復無祗悔攸所

也也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善曰范曄後漢書明帝

恩枉屈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翰曰謂法網之疎漏於吞舟之魚也言輕法而重

也將軍松栢不翦親戚安居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

墳銑曰松柏不翦謂高臺未傾愛妾尚在善曰柏

不毀損其先代墳墓也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于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

爾心亦何可言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

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五臣本帷幄之謀作贊字

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糾

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黃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

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

孝與朕謀謨帷幄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輅傳漢書曰終軍

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疆

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良曰鴈飛成行列有尊

卑之序故以比焉金印紫綬列侯之飾幄帳也謀策謀也輅

使車也節旌節也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善曰漢書曰

也疆場邊陲也殺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翰曰刑

孫也將軍獨覲典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

哀哉善曰毛詩曰有覲面曰司馬遷書曰禮喪之君長咸

夫以慕容超之強五臣身送東市姚

泓之盛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北

西都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北

高晉獲之送京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

王鎮惡射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

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向曰慕容超寇

河北高祖伐之執超斬於建康市鎮西將軍與姚泓戰大



之姚泓將妻子請降也故知霜露所均不有異類五臣本有也

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李陵與蘇武善曰禮

書曰但見異類濟曰均平也謂洛土中也異類匈奴也

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善曰漢書曰匈奴凡二十四長呼

貴種也良曰姬周姓也言成王光北虜僭盜中原多

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善曰魏收後魏書太祖

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

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歷年所周易曰惡不積

不足以致身故惡積而不可掩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

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翰曰北

謂托跋珪僭稱王也中原中國也况偽孽昏狡自相

積多盈滿也言惡既滿理當滅亡也夷戮

善曰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景明三年蕭

衍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

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偽孽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

王叢上書曰朱旗南指自相夷戮銑曰蕭衍廢其魏主寶

融自立稱曰梁為宣武偽孽蓋指宣武也部落攜離酋豪猜

武也狡亂自相夷戮謂廢寶融也貳

貳乃當繫頸蠻貊懸首藁街善曰晉中興書曰胡

各取豪貴文穎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師為西國語伯陽父曰

國之將亡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漢書曰沛公

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郵支首及名

王以下宜懸頭藁街蠻夷邸問良曰部落謂種類也攜亦

離也酋豪魁帥也猜忌也貳謂貳心也繫頸而將軍魚游

謂以繩繫項也蠻貊藁街皆置蠻夷之館也

於鼎之中鷺鳥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善曰

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

時必也德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天子之在此也猶鷺巢于

幕之上濟曰魚游沸鼎鷺巢飛幕言危之甚言魏暮春

朝夕將破而將軍居之亦同魚鷺之危飛幕軍幕也

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亂飛見故國之

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俾豈不愴恨善曰

袁宏



漢獻帝春秋秋滅洪報表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縹緲撫弦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擗然授兵登陴陴婢移切良曰比至寒故以江南物色舊鄉之美感動之旗鼓昔所用也疇曰昔日也撫特也絃弓也陴城上女牆也愴恨悲恨也

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善曰史記曰廉頗為趙將

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伐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諸之魏武侯侯使使人召吳起至岸門上車而立望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不畢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义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母顧妻子莊子謂惠子曰人故無情乎翰曰同善注思趙用泣西河皆人情也無情謂不思

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善曰魏志明帝報王即舊國

規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銑曰勵勉良當今皇帝盛

善規圖也言早勉勵善圖歸梁是多福也

明天下安樂善曰皇帝梁武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漢書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

武帝也安寧也樂謂樂其德化也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善曰世本曰舜時西王母

獻白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赴商於夜郎滇五臣本

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濟曰同善注夜郎滇作顛

池解辨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善曰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椎結

善昆明編髮僅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曰始楚武威王時使將軍莊縞將兵略巴黔中縞至滇池欲歸報會秦

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朝鮮王蒲燕人孝惠高台時蒲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澤去王門

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歧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良曰夜郎滇池皆南夷國名解辨謂解其辨髮以就衣冠朝鮮遠國唯北狄野心名昌海南海也蹶角謂以額角叩地也

搖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善曰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



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匈奴論曰世祖用事諸夏未遑沙塞之事翰曰北狄謂魏也野心謂如野獸之心拙強猶強梁也延引也歲月言不久也中軍

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摠茲戎重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

為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比計于寶晉紀河間王暕表曰成都王穎

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書相温檄曰幕府不才承荷戎重銑曰同善注彫下者不斥言王也若今言皇太子殿下

然也茂親謂帝弟弔五注本弔字民洛汭伐罪秦中善曰

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又曰奉辭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向曰

弔慰也洛北曰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

其詳之丘遲頓首善曰頽延之和謝靈運詩曰聊用布

書不改後必困偏方思我言也所懷濟曰僕遲自稱也謂君因此

### 重答劉秣陵沼書一首

善曰劉藩梁典曰劉沼字明信為秣陵令

劉孝標善曰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

桑梓顛覆身充僕圍齊求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

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良曰同善注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

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答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

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答之故云重也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

也善曰孝標集有沼難辨命論書毅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次向曰難謂難運命之書也余

標自謂也天倫之感謂兄弟死也致尋而此君長逝化

至也謂沼難書竟未至孝標處也



為異物緒言餘論蘊五臣本而莫傳善曰魏文帝與

長逝化為異物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銑曰長逝謂死也緒遺也蘊藏也

皆蘊藏而不傳於我也莫無也言沼之遺言餘論或者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

余悲其音微未沫味而其人已亡善曰楚辭曰芳菲

今猶未沫王逸曰沫已也亡蓋切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向曰微美未滅也其人謂沼也

青簡尚而五臣本宿草將列善曰風俗通曰劉向別錄

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濟曰青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為書宿草陳根也列行列也

不知涕之無從也善曰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泣然

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曰予惡夫雖隙馬不留尺波

電謝善曰墨子曰人之生乎地土無幾何也譬之猶馬而

過却也却古馳隙字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畧尺波

豈徒旋翰曰隙穴也駟馬馳而過穴喻速而秋菊春蘭

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父停言人命如之英華靡絕

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銑

故存其梗槩更酬其言善曰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

向曰梗槩粗略也酬報旨意也

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善曰墨子曰

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之期三年周宣

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土中心折

脊殪車中伏殺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輦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齊同善注爽差徵驗也

異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斐蓋合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善曰

家墓記曰東平思王家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家上松柏西靡非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



許大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  
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青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  
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但懸劍  
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良同善注  
空隴有恨如何善曰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  
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  
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  
徐君死於是以致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懸劍於墓樹而  
凡餘同善注

###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并序

劉子駿善曰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  
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  
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義和京兆尹卒  
同善注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讓責也  
太常則周之宗伯也博廣大  
也謂識用廣大謂之博士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

書皆列於學官

向曰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建立也  
逸失也謂下三十九篇者左氏傳毛詩  
失禮古文尚書四經漢初已來皆不置  
博士歆欲立此四經列學官而習之

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

善曰  
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又不肯與歆論議相對  
也濟曰言諸博士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

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其道甚著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衰至夏殷周更代起  
也累襲因者明也道謂帝王之道也周

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翰曰言天  
子微弱政

教不行故國家之道所以不全也

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善曰論語子曰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



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銑曰歷經也應受脩易序書制

聘問也衛魯二國名雅正也美事曰頌也 脩易序書制

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 善曰論語識曰自衛反魯刪詩

序書謂作尚書五十八篇序而兼脩春秋 及夫子没而

微言絕七十有五臣本 子卒 而大義乖 善曰論

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濟曰夫子孔子也及死也

謂詩書禮樂之義也 重遭戰國奔逸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

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 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陳

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

二篇又曰吳起三十二篇 良曰遭遇也戰國謂七雄之時

也遭豆禮器也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陣謂行列之

法孔子之道詩書禮樂也抑止也孫子吳起並著兵法術法

也 興起 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

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善曰漢書武帝制曰

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藏書百家語者悉

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

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

坑之咸陽 翰曰謂禮教頹毀也秦暴虐百姓故曰暴秦焚

燒也挾藏也秦法有藏書不燒及以古 漢興去聖帝明

非今者皆族之賢聖之道由是滅亡 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

一叔孫通略定禮儀 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頗采古

聖帝謂堯舜也明王謂三王也遐亦遠也襲亦因 天下唯

也叔孫通秦二世博士高祖定天下權制禮儀也 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

律 善曰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書

曰孝惠四年除挾書律 向曰除挾書律挾藏律法也然 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 善曰



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此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濟曰周勃封絳侯灌灌嬰介冑兵器也言漢初公卿皆武夫軍旅之士莫有措意於經術也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

書善曰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脩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

良曰掌故官名伏生秦博士也秦伏生於壁中藏得尚書二十篇至漢初教於齊魯之間文帝使晁錯往受之尚書

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善曰漢書曰秦燔書禁學齊南伏生獨壁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也翰曰古書以竹簡寫用繩連之故云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

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

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

生而已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子弟子學官博士也在朝之

儒生有賈誼作左傳訓詁為文帝博士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

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善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向曰鄒魯梁趙四國名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伯梁人戴德受禮於后蒼賈誼為訓詁授於趙人賈公先師謂前進

者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

頌相合而成善曰成一經也濟曰雅頌皆詩也雅以正事頌以讚事秦誓言後得

博士集而讚之善曰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秦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故詔

傳以教今秦誓篇是也良曰孝文末人有得秦誓於壁中者獻之使博士會讀而傳之今秦誓篇也

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善曰禮稽命徵曰文王見

禮廢樂崩道孤而無主也翰曰時漢興已七八十年

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年韋昭曰全經未焚書之

詔武帝詔也缺虧脫誤閔憂也

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年韋昭曰全經未焚書之

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年韋昭曰全經未焚書之

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年韋昭曰全經未焚書之

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年韋昭曰全經未焚書之



時也銑曰全經謂未焚之時數足也離此日遠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

為宮而五臣本無而字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

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坐蠱

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善曰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坐蠱事未列于學官向曰魯恭

王景帝子也同善注天漢武帝年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善曰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立明觀其史皆古文舊書多

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五臣本有皇字帝

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

得此二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五臣本有傳字或

脫五臣本編善曰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

編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濟曰通卷

伏藏也稍漸也言漸缺落頗離真正也校考也舊文博問

古文也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也問差也編比次也

人間則有五臣本無有字魯國相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

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善曰七略曰札家先魯有相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

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

名也翰曰桓公貫公庸生皆曰先進大儒也考校與此古文

三事同然抑止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歎士君子之

之未施行於世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歎往者綴學之士

所嗟痛也五臣無也字銑曰歎歎往者綴學之士

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

辭學者罷能五臣本作廢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向曰綴緝

言緝學之士不思闕失但就隱少之信口說而背傳記

中分析碎辭使學者不成其才藝



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

洛日口說末師即鄭

魯梁趙也傳記往古文者也大事謂封禪等事也

若立辟廡封禪巡狩之儀

則幽冥而莫知其原

良曰辟廡講藝之所也封謂封太

侯也冥暗原本也

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云

從善服義之公心

翰曰殘缺非古文者挾謂帶私情也

服用也言無從善用義之正心也

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

隨聲是非

善曰禮記曰無雷同氏也雷同謂雷之發聲同時而應是非相同不

別善惡也

抑此二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

秋豈不哀哉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

學謂劉歆欲立者當時學者尚書唯有二十篇以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如此豈不哀哉言可哀



逍遙無為之業良曰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煙霧務刻度

移文於山庭也耿介謂執節之士也拔出也蕭灑脫落也

白雪五臣本以方絜于青雲五臣本而直上吾方知

之矣善曰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子虛賦曰

知之言有如此也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

盼徒萬乘其如脫善曰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

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

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

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閔舉天下而專之舜猶却行

而脫疑也許慎曰言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疑草履可履

統曰亭亭高聳貌表外也物表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

也間鳳吹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善曰

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維

之間薪歌延瀨未間向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



於伊洛之間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言有堅固如此

**豈期**五臣作有**終始參差蒼黃翻覆**  
善曰終始參差歧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高誘曰

其別與化也濟曰參差不一也翻覆不定也翟墨翟朱楊朱墨子見練絲而泣之曰可以黃可以黑揚朱見歧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言周子其一

**下迴跡以心染或先**  
善曰蒼頡篇曰黷垢也良曰下

**貞而後黷何其謬哉**  
善曰蒼頡篇曰黷垢也良曰下

**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  
善曰尚生子平也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

**寥千載誰賞**  
善曰尚生子平也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

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又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傲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翰曰嗚呼歎辭尚長字子平男女娶訖便隱而不出仲長統嘗歎曰若得背山臨水游覽平原此即足矣

何為區區於帝王之門哉言此二人世有周子儻俗之

**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

**郭**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莊子曰曾君聞顒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廬問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顒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喏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喏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喏士合切

綦曰周子謂彥倫也儻俗俗中之儻士也博大通也玄謂莊老之道也史謂文多質少也東魯謂顏闔也南郭子綦也言顯無本性但習學比二人之隱遁也

**吹草堂濫巾北岳**  
善曰偶吹即齊字也偶匹對之名巾

母幅巾徒孺向曰竊盜也濫借也南郭處士盜居吹草堂位中隱者之服也北岳即北山也言顯盜居草堂濫服幅巾有如南郭

**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

**濫吹等也**

有如南郭

濫吹等也

直



纓情於好爵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

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日霜氣橫秋或歎

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善曰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

談空空於釋部覈胡玄玄於道流善曰蕭子

務光何足比善曰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

子不能儔好琴服蒲葦根取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善曰如淳

席次袂從長筵上焚艾其義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

走俗狀善曰楚辭曰製艾荷以為衣集芙蓉而為裳王逸

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玉林巒而有失

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善曰漢書曰

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竅水而自匿列仙

傳曰宥子者齊人也好餌木隱於宕山能風銑曰務光宥

子皆古之隱者比方儔匹也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善曰如淳

騶馬以給騶使乘之減榮緒晉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

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

簡髮髯鶴頭故有其稱向同善注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

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聳謂將臂也艾製荷

衣隱者之服言皆焚裂之舉騶塵俗之容狀抗舉走騶也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



失而怨怒也。良曰紐繫縮貫也。金章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跨屬城之雄冠百

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善曰蔡邕

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

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

道帙長殯五臣本法筵久埋敲扑音誼蹈犯其慮

牒訴控孔惚惚裝其懷善曰過秦曰執敲扑以鞭笞天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

倥傯於山陸王逸曰倥惚困苦也向曰帙書衣也擯弃也

敲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告也倥惚繁備貌言道書講

席父從弃埋而聽訟通於懷抱也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

結課每紛綸於折獄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

然今考第為課也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齊曰琴

歌酒賦皆逸人之務言今斷絕無續也綢繆親近也紛綸眾

多之貌結課考第也折獄謂審刑書也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

音錄善曰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

廣漢字子都丞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

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

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螟

傷稼犬牙綠界不入中牟良曰張敞趙廣漢俱為京兆希

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為令言將崇樹風猷以籠架之

蹤二輔豪馳聲九州牧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

中尉更名古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

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翰曰渭城以西為

右扶風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此謂三輔也

秩皆二千石牧長也蹤跡也言希跡及之馳聲譽以過之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善曰成公綬鷹賦曰陵高

山神所稱也言霞月徒舉映無人賞歆也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石五臣本

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向曰摧絕破壞也荒

涼蕪穢也言山人之



去松蔭零落白雲無與為  
偶不復更歸徒為延望也  
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

蕙帳空兮夜鶴五臣本怨山人去兮曉爰五臣本

敬馬昔聞投鏡日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緗善曰投

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擊虞徵也胡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

匿迹蘭蘭佩也翰曰颺風也寫吐也楹柱也蕙香草山人

茸以為帳此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投弃也謂踈

廣弃官而歸東海也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塵緗世事

也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

諂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善曰禮記曰凡

曰某死鄭玄曰訃或作赴赴至也良曰南岳謂南山也朝

調也隴亦山也騰起竦上諂譏也言皆譏笑此山初容此人

也慨歎也游子謂周顒也欺誑也弔問也言故其林慙無

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薜蘿龍月騁西山之逸

議馳東臯之素謁善曰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

之陽稚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

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翰曰託林

澗以申其愧也風月所以滋松桂之美言今無人故遣罷之

馳騁宣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臯澤也素貧素之交謁告也

謂布告於人使知也今又促裝下邑浪拽制上京雖情投於

魏闕或假步於山扃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拽而去王逸

曰拽揖也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年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

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扃外閉之關

也銑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拽棹也言山陰秩

滿因向京而過山也上京建業也魏闕朝廷也扃山門也言

顯情實在朝廷而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善曰

假跡於此山門厚有忸愧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

淥池以五臣本洗耳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

為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而洗耳



向曰芳杜薜荔皆香草言豈可使芳草懷恥愧以相見崖嶺再被滓穢更以俗跡塵點我蕙草之路汙濁我洗耳之池也宜高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濟曰高門也岫幌山窻也雲關謂以轅妄轡謂周顛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遠杜絕之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良曰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瞋擊折顛之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逋客謂顛也謝去也文言草木謂為山靈除去之不許來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三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註 呂向註

統

撰

喻巴蜀檄

善曰漢書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棘中徵發巴蜀吏卒千

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

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

司馬長卿

翰曰檄較也喻波使較然如我情也此周末時穆王令祭公謀甫為威猛之辭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



屈膝請和善曰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事齊楚銑曰

而侵犯邊境勞士大夫征討也陛下謂武帝也存恤撫安也

單于匈奴君也怖恐駭驚也交臂拱手也屈膝拜也和謂降

服也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五臣來享善曰禮記

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

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

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

自彼氏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向曰康居國名重譯

傳易其言納貢獻於中國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

弔番禺太子入朝善曰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

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

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

也越有三此其一也良曰閩越南夷國名也相誅謂自相

誅殺而降也弔問罪也番禺南越王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南夷之君西棘蒲北切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惰怠善曰言君者大之也文穎曰捷為縣論語撰考識曰

具惰怠穿曾脩耳莫不貢職良曰棘人捷謂蠻夷名長君效

傲慢也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

妾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

語素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論語撰考識曰遠

都殊域莫不向風又曰孺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

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翰曰踵足也喁喁眾口向上

之貌言蠻夷之人皆喁然然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

向國家風義願為臣妾

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

將往賓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呂氏春秋曰

先王之法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

齊曰中郎將謂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

唐蒙也賓服也善曰張揖曰不然之變也良曰幣帛和靡

衛使者不然善曰張揖曰不然之變也良曰幣帛和靡

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善



張揖曰發三軍之衆翰曰靡無也言意不許為敬馬懼

子弟憂患五臣本作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

陛下之意也銑曰擅專也言唐蒙自專當行者或亡

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向曰當行者謂巴蜀人

自相劫奪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唐蒙點征者弓而馳

荷兵而走善曰張揖曰書舉烽夜燔燧攝謂張弓注矢而

燔燒攝持也兵矛戟之屬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

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

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善曰編列

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良曰言邊郡之士觸刃冒

矢不轉足者決志陷陣也讎仇也編列謂編戶齊民也異主

哉言與巴蜀人不異主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

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善曰如淳曰析

子青在諸侯翰曰言能急國家之難故得位為通侯處

剖符受封生則榮貴死則忠節也珪玉也善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

列東第善曰東第在天子下方翰曰第次也西為尊東為

下言為通侯列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

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

列五臣作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

曰號謂王侯之號也行用也言國家重功臣厚爵賞今奉

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善曰抵至誅善曰抵至



至於誅也一曰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曰誅者亡不肯受誅也濟曰南夷謂夜即也

抵觸言自為賊殺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善曰無名言無善名也謚猶號

也良曰謚者行之跡言為取及父母為天下笑人賊而死故謚為至愚之人

之度畧里相越豈不遠哉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

之人不立忠節身被誅戮取及父母與此境立功之人相去遠也然此非獨行者之罪

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

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

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善

誠信之使也銑曰獨行謂逃亡者也言非逃亡者之罪亦

父母之教不至而子弟不脩謹又不崇廉厚之風誅戮亦宜

也愚人謂巴蜀之人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

過善曰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向曰曉明

景帝時郡置耆年有德者三人以為三老以教人孝悌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

親見近縣善曰重難也不欲召聚之張揖曰檄以示巴蜀

姓已親見此相如自謂城旁近縣向曰重慎煩擾也言農時煩擾百

也近縣近蜀之縣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

聞檄到亟下縣道善曰亟急也漢書使咸喻陛下

之意無忽良曰亟急咸皆忽輕也恐山谷之人不徧聞可

為表紹檄豫州善曰魏氏春秋曰表

陳孔璋善曰魏志善同翰注翰曰琳避難

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

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



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  
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

五臣本

守

善曰蜀志曰  
主歸陶謙

謙表先王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  
銑曰刺史劉備也相國謂為侯王相國也守郡守也

蓋聞

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曰

以有非

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市

然後立

非常之功

善曰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然後有非

圖度權勢也言古明君皆度其危亡思其險難因  
事立勢以成其賢聖之功也非非常之人謂賢聖也

夫非常

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

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一言終有

望夷之敗

善曰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齒其左  
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涇水為祟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

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  
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

處是臨涇水傍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羣下莫敢  
正言濟曰擬度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平之人能度之彊

暴也弱主二世也趙高秦相也柄國之機要也威福賞罰也  
迫脅怕懼也言百姓懼高之威皆不敢正言於君也望夷秦

宮名趙高使閻樂  
殺二世於此宮也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監

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

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

善曰漢書

張辟疆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丞  
相如辟疆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

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  
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

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良曰鑒戒臻至季末也呂產為相  
國封梁王弟祿拜將軍封趙王擅專也萬機皆專斷於已陵

犯替廢也海內國內  
也寒心謂痛心也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

也寒心謂痛心也

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

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

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



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五臣

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善曰漢書 產祿因謀

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

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

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明表謂明

白之表儀也銑曰漢道興盛而明長者周勃等權計之

儀表也紹此言者亦將為權道以匡漢室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

左悺徐璜並作妖孽號食殄良放橫傷化虐民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相帝即位加

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

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

之饕餮山海經曰鈞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

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鴝食人郭璞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

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食者也狍音咆向曰

曹騰操祖相帝時位加特進與小黃門左悺中常侍徐璜

同作妖妄取媚於君為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號食於貪貪也

父

嵩乞匄蓋攜養因賊假位輿金輦壁玉輸貨權門

善曰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

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匄乞也古類切漢書息夫

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為名齊曰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

騰無子乞養之匄乞也賊賄賂也輿輦車也權勢也靈帝時

賣官言嵩以車載賄寶善曰周竊盜鼎鼎司傾覆重器易曰鼎

以輸勢門而官至太尉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

也良曰鼎司謂司空非才而居此位故云竊也重器謂天

子政教也言傾覆操贅職閣遺醜本無懿五臣德善

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疣然贅假肉也贅之銑

切臄音尤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閣宦人也令善也贅喻嵩

本五臣

善曰漢書

產祿因謀

侯章因謀

與太尉勃

等誅之

明表謂明

長者周勃

等權計之

為權道以

匡漢室也

司空曹操

祖父中常

侍騰與

左悺

徐璜並

作妖孽

號食殄

良放橫

傷化虐

五

善曰漢書

產祿因謀

侯章因謀

與太尉勃

等誅之

明表謂明

長者周勃

等權計之

為權道以

匡漢室也

司空曹操

祖父中常

侍騰與

左悺

徐璜並

作妖孽

號食殄

良放橫

傷化虐

五臣

善曰漢書

產祿因謀

侯章因謀

與太尉勃

等誅之

明表謂明

長者周勃

等權計之

為權道以

匡漢室也

司空曹操

祖父中常

侍騰與

左悺

徐璜並

作妖孽

號食殄

良放橫

傷化虐

五

善曰漢書

產祿因謀

侯章因謀

與太尉勃

等誅之

明表謂明

長者周勃

等權計之

為權道以

匡漢室也

司空曹操

祖父中常

侍騰與

左悺

徐璜並

作妖孽

號食殄

良放橫

傷化虐



也言操性與兵器相合故奸樂禍亂向曰幕府謂續遇

紹也董督也鷹鷲為鳥也言紹督理鷲鳥掃除闡官

董卓侵官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龍西人為相

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樂城謂樂書

帝於西京國謂卓遷也失官慢也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

弃瑕取用善曰魏志曰董卓呼紹欲發帝紹不應因橫刀

海之眾以攻卓良曰提攜鼓舞也東夏即渤海也故遂

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五臣謂其鷹為犬之

才爪牙可任善曰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校

展鷹為犬搏擊之用翰曰諮議拜偏也紹表操為兖州刺史

授以偏帥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有大鷹為將搏擊

之能可為爪牙之任也言鷹為犬以此操也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善曰

略法也言操輕薄少有法度銑曰佻輕傷夷折衄六數喪師徒

也向曰夷殺衄縮幕府輒復分兵命統脩完補輯表

行東郡五臣本有領兖州刺史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表

劉公山為兖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兖州刺史濟

之而又表天子令專銳精完全也言操數敗喪師旅而紹專以精兵脩輯

操領東郡太守也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善曰被以虎

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

作獎蹙蹙成也言獎成其威柄向曰獎勸也言操實羊

質而被虎文者乃紹蓋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善曰左氏

勸蹙以成威福之柄明帥帥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何焚舟

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翰曰秦將孟

明氏數敗秦師穆公不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而操

剋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冀操一剋之報而操

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善曰謝承後漢書操得兗

州兵眾強盛內懷反紹意毛



詩曰無然畔換鄭玄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睚眦跋扈

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銑曰跋

扈謂拙強也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善善曰太公金匱曰

肆縱忒惡也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善善曰太公金匱曰

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

注元元善也張奐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

向曰割剝殘害也元元謂衆人也殘害殺戮也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

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

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善曰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

奇阿曲也斬首懸之曰梟孥子也操為兗州邊讓

言議頗侵於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也自是士

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善曰林

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安國尚書傳民咨咨皆怨史

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良曰

林言多也憤怒奮舉也言士人怒怨舉手同聲皆欲計之

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

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

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翰曰操為徐

州刺史為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陽為布所敗而走故

云地奪也彷徨驚貌蹈踐據依也言無所依踐也幕府惟

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善曰叛人謂呂布漢書曰徒二

千石高其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

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翰曰幹

本喻君也枝喻諸侯也登成也叛人謂呂布也故復援旌

言我欲強君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強

援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眾奔沮慈與切善

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援甲執兵杜預曰援貫也胡

慢切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忿妄其侯書曰膠西

王叩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向曰援引援貫也拯其

金鉏沮壞也言紹聞操敗引軍擊布破之軍眾奔壞也拯其

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

共



之民而有天造於操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

乃給兵五千入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濟曰拯救也

死亡之患謂遭呂布之破也復反也方伯謂兗州刺史也無德於充士之人謂已舉操為兗州而操害賢善也造恩也自

大恩謂救之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

善曰都長安後韓暹以天子還

維陽良曰亦為駕天子車也旆車飽也魏志曰時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羣虜勇則董卓韓暹

也寇盜也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

善曰魏志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斂其眾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

翰曰時公孫瓚出軍屯槃阿遂率兵攻紹紹時為冀州刺史入眾悉叛紹降瓚大破紹軍鄙邊邑也遑暇也局部分也

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

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

善曰魏志

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京師脅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銑曰鬼神所居曰廟翊輔衛護也幼主謂獻帝也脅劫遷移也當御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也

領三臺專制朝政

善曰家語曰是謂壞法亂紀也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詔者為外臺

向曰侮輕紀綱也領統領也三臺謂中臺外臺憲臺也制斷也爵賞由心刑戮在

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善曰宗亦族也漢書徐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平家語曰宰予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濟曰由心不論動賢也在口不依法法令也五宗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言操之暴如此也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善曰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頽異有腹非之法也良口羣談謂議朝政者腹議謂口不言而心惡之者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

百寮銜口

善曰莊子曰銜墨翟之口史記周厲王行暴道路以目

善曰莊子曰銜墨翟之口史記周厲王行暴



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翰曰察官也鉗

尚書記朝會公卿充真品而已法也諸侯時見曰會

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

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善曰漢書曰王莽誅

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

兼也五毒謂五刑備具也忒惡也言用又議郎趙彥忠

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

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濟

迷惑杜塞擅專也言操將惑明時絕忠諫故立即殺彥不待待奏報聞徹天子也又梁孝王先帝

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

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聖

朝流涕士民傷懷善曰裸作裸漢書曰文皇帝寶皇后

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

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

良曰言帝弟瑩樹猶合恭敬况使吏士發掘墳墓而取金玉

乎裸露掠取也操發梁孝王墓天子聞之哀泣士人謂有識

也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臣

作突無骸不露翰曰隳壞突破也言操置發丘中郎模

體骨也賢而露其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

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五臣本科防互設置



繳充蹊坑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  
以充豫有無聊之民五臣本帝都有吁嗟之怨善

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銑曰桀虜謂惡人也虐殘毒害施布也殘毒布人鬼謂殺忠賢露骸骨也荷煩慘毒罾網也繳繫縷箭上以射鳥穿亦坑也可以捕獸此喻法令煩酷人之舉手動足皆陷刑網充豫二州名操所領也吁嗟歎聲歷觀載籍無道之

臣貪殘酷列於操為其誓希府方詰外姦未及整

訓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向曰言書

史所載未有毒害如操者酷烈猶毒害也詰問也賊在外

罪於外未及齊教於操也加緒含容五臣冀可彌縫

善曰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相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濟曰緒餘也言紹加餘含容於操冀可彌縫其過使自

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善曰劉向列女傳羊舌叔姬

者叔向之母也長姒產男叔姬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滅羊舌氏乎良曰言操之野心潛藏禍亂之謀

有同豺乃欲摧撓教女棟梁孤弱漢室善曰周易曰棟

謂操殺司空楊彪也孤弱謂除其輔佐也除滅忠正專

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善曰魏志曰公孫瓚

遷瓚奮武將軍封蒯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梟惡鳥也雄強也言操如惡鳥之強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

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善

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魏志紹悉軍

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向曰強寇謂瓚也



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故使鋒芒五臣作銳挫縮厥圖不果良曰鋒芒兵戈

也挫摧也言發露耳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耳作爾

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大羊殘醜消淪山谷

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濟曰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

屬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大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質以物相

也消云淪沒也言皆畏威云沒於山谷之中也於是操

師震懼章晨夜逋遁屯據教倉阻河為固善曰魏志

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渡漢書音義曰教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翰曰震懼驚懼貌

倉府臨黃河言操懼紹依此地以為固也欲以螳螂之斧

御隆車之隧善曰莊子蓬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銑曰螳螂蟲也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也隧猶轍也言此蟲舉斧禦大車之轍亦猶操之拒紹軍也幕府

奉漢威靈折衝宇宙善曰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

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長戟百萬胡

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五臣作材騁良弓勁弩之

勢善曰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優而右搏處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

子曰狡兔得而獵犬亨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齊曰戟戈屬也胡匈奴也

百萬千羣言多也中黃伯夏育烏獲皆古之士也并州

越太行青州涉濟漯他谷反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翰為并州准

尚書曰浮于濟漯達于河良曰越逾也涉度也濟漯二水

也大軍汎黃河而角五臣本作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



倚居其後

善曰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

一人戾足說文曰倚戾足也

劉表為荊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倚擊也

雷震虎

步並集虜庭

善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

之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燹炭有

何不

五臣本

滅者哉

善曰楚辭曰離憂患而迺寤兮若縱

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既焚火其剋必矣聲類曰炳燒也說文

曰燹火飛也向曰炳燒沃灌也燹火飛也舉炎盛之火而

燒枯蓬傾海水以灌飛火言紹之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

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

北顧

善曰毛詩序曰男女怨曠

齊曰幽冀二州名故營

謂紹之故營部曲之兵也怨別曠久也言皆怨別鄉

其餘充豫之民及吕布張揚之遺眾覆

云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

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士

崩瓦解不俟血刃

善曰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

之布乃還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又曰張揚

字稚叔雲中人也董卓以為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曹公征呂

布張揚將揚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睦固殺醜將其眾欲北

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尚書曰父師曰召敵讎弗

怠廣雅曰微愒也微與揮古通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士

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士

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士樂俗之人

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

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

良曰張揚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揚將救之其將揚醜

殺張揚以應曹操揚醜之將睦固又殺醜欲以眾北合袁紹

操遣史渙破之盡收其眾覆敗也張揚之眾皆敗云權勢無

如之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害皆以操為讎敵也旆旗徂

往也紹言若我迴旗方往登高山擊鼓吹角舉白幡以開降



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  
素白揮幡也土崩瓦解謂崩離俟待也  
方今漢室陵遲

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

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翰曰陵遲猶漸壞也維紀弛廢也一介謂輕微也言漢室漸壞綱紀無一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髀肱臂也言手足之臣皆無折衝

陷陣之權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獵

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習於暴虐之臣焉

能展其節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謂選擇也搨懼操不敢又操持五臣部曲精兵七百五臣本圍守

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

而作善曰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患切向曰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萌始作起也

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列五臣士立功之會

可不助哉善曰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助哉夫子齊曰言操之逆亂如此

是忠臣用命之時列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

邊遠州郡過聽給與疆寇弱主違眾旅叛善曰

以旅為助良曰矯詐過誤旅助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恐州郡誤聽給與是強寇賊而弱天子也如此則違眾人以助

也叛逆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

幽并青冀四州並進善曰魏志紹以中子熙為幽州

也言明智不取也幽書到荆州便勒見胡兵與建忠

將軍協同聲勢善曰魏志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

忠崩軍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力也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



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向曰羅落布列也匡

正也非常謂立大功也著明也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

千萬部曲偏裨音啤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

宣因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

偪之難如律令善曰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臯陶謀

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

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齊曰部曲謂隊帥也偏裨小將也

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廣遠宣通班布揚舉

符書也言布舉軍書賞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拘偪

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

檄吳將校部曲文良曰此曹公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善曰魏志曰荀彧字文若穎川人也太祖進彧為漢侍中

守尚書令翰曰子發檄時也荀彧為尚書令獨稱者以官高也告江東諸將校部曲

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善曰

左氏傳閔子騫之辭銑曰孫權吳主也夫見機五臣而

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

事之微言見事微者不處凶危之地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

也善曰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

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濟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

窮而能通是智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五臣愚之蔽

也良曰漬浸荒廢也沈謂醉冥也言漸是以大雅君子



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尔不

必慮衰安必思危 善曰大雅詩篇名以美小人臨禍懷

佚以待死云二者之量不亦殊五臣本乎銑曰佚樂

君子小人也量度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善曰

也言度量量殊異也要領不足以膏齊斧

名字不足以滄簡墨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

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則皆切凡師出

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齊曰領項膏潤也斧所以

整齊軍旅故曰齊斧也簡墨謂刑書也言權譬猶

始生翰毛而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善曰尔雅曰

雛待哺曰鷩郭璞曰鳥子須母食鄭玄尚書曰大傳注曰翰毛

毛長大者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田勃謂王單曰路之

狗吠堯非其主也良曰鷩卵鳥子也翰羽也陸梁跳躍貌

肆縱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放縱還視以吠其主不從皇

化也戰國策路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

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

於消爛也翰曰皇威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詩也言我

鼎也言游鼎之魚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

墟子陽無荆門之敗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

數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

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

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銑曰鮮之壘不

刊南越之旌不拔五臣本有也字善曰史記曰天子

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



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  
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侯侯殺餘善以其眾降  
向曰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刊除也朝鮮國叛使荀彘擊  
平之定朝鮮為四郡呂嘉據南越而叛帝使楊僕征之而平  
據險而已此亦

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  
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

善曰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 齊曰吳王夫差承父闔閭遠跡用子胥訓兵之法夫破越棲越王句踐於會稽之山誠為強盛申胥本伍奢之子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曰申胥

及其

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

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

五臣作六軍 善曰毛萇詩注曰抗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

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

龍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吳宮

而殺夫差 良曰同 及吳王濞

濞始亂 善曰漢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

督胡始亂 善曰漢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

督胡始亂 善曰漢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

督胡始亂 善曰漢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

督胡始亂 善曰漢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

督胡始亂 善曰漢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

督胡始亂 善曰漢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

督胡始亂 善曰漢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

督胡始亂 善曰漢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



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王使淮走舟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  
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漢書  
賈誼上疏曰適啓其口也首已陷其胃矣給音治  
向曰罵惡言也陷入也刃入於胃謂斃殺餘注同善何則

天威不可當而五臣無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

衆不足恃也洛有曰悖亂也言夫差與鼻自董卓作亂

以迄於五臣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能據

虎踞疆如二表勇如呂布善曰二表表紹袁術也魏

人號為飛將良曰迄至也豪桀縱橫言多也熊虎猛獸也

跨州連郡有威有名五臣十有餘輩其餘

鋒捍特起鷓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善

淮南子曰鷓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翰曰跨

也雄長也小賊如此鳥獸殘然皆伏鈇嬰鈇首腰分

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善曰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

曰鈇堪鈇斧也言亂賊之徒比皆從甚斧之

復相合聚續為叛亂善曰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

超遂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

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向曰馬超楊秋叛於關中

遣曹公討之超等屯潼關曹公勅諸將

阻一華據河渭

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

秉鈇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善曰



曠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  
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  
我敢曷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濟曰二華大華也華二  
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固驅率羌胡自爲無  
敵矣而曹公討之如順風縱其盛火入兵未及鼓怒而賊  
以破云傳曰時唯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大戎兵也伏

尸千五臣萬流血漂楸魯此皆天下所共知也

善曰戰國策秦王謂唐曰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  
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楸良曰漂浮也楸大楸也

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連

逸逆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善曰魏志曰公斬宜成  
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

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爲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  
翰曰連竄逸失逆散也鳴吠猶叛亂也大軍所以不濟江伐

約馬超也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

唇齒善曰魏志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抱  
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斬建涼州銑曰宋建自稱

平漢王聚兵犯合即與馬超等同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

惡以相救援如唇齒相副也

不恭善曰魏志張魯字公直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  
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龍魯爲鎮

民中即將漢寧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皆我王誅

攻之向曰負倚也倚巴漢之固不恭帝命

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善曰魏志建安十七年  
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

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

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濟曰皆謂韓宋等當加意先誅也觀

兵旋旆謂先臨江將伐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

吳乃引軍西討建約等誅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公西征張魯  
濟曰致天下誅謂奉帝命討罪也偏將涉隴則

建約集夷於首萬里善曰魏志韓遂在顯親  
夏侯淵欲襲取之遂去後

淵大破遂軍得其於麾魏志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抱  
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斬建涼州良曰偏將謂夏侯淵也

涉度也隴謂隴山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旌表軍入散關



則羣氏率服王侯善曰魏志公則羣氏率服王侯善曰魏志公則羣氏率服王侯善曰魏志公

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善曰魏志公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善曰魏志公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善曰魏志公

臨漢中則陽平善曰魏志公臨漢中則陽平善曰魏志公臨漢中則陽平善曰魏志公

魚爛張魯遁竄走入巴中善曰魏志公魚爛張魯遁竄走入巴中善曰魏志公魚爛張魯遁竄走入巴中善曰魏志公

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

策各委質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策各委質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策各委質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

從內通亦竄也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從內通亦竄也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從內通亦竄也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

巴中曹公遣人慰喻魚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巴中曹公遣人慰喻魚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巴中曹公遣人慰喻魚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

邑侯杜濩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邑侯杜濩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邑侯杜濩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

各帥種落共舉巴郡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各帥種落共舉巴郡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各帥種落共舉巴郡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

以奉王職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以奉王職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以奉王職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海兵不鈍鋒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海兵不鈍鋒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海兵不鈍鋒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若此之事皆上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若此之事皆上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若此之事皆上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人力所能立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人力所能立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人力所能立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文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文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文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及胡濩皆封列侯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及胡濩皆封列侯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及胡濩皆封列侯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室之邑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室之邑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室之邑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

皆地名朴胡杜濩皆夷王姓名也奉職謂奉天子職事鉦鼓

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勞一卒不頓一戰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鏡也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司馬錯曰今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之代蜀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言不用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天子之威靈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天子之威靈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天子之威靈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而服羣叛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而服羣叛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而服羣叛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武昭假列祖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武昭假列祖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武昭假列祖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於文德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於文德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於文德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

爵謂封侯也命謂一命受職示見也胡濩子弟部曲將



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

反業善曰漢書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

也也於牆堵不失家業也四民上農工商反還也而建約

之作五臣屬皆為鯨鯢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

良曰支屬謂親黨也也鯨鯢謂大戮也超之妻孥焚首金城善曰魏志曰

超身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母嬰孩覆尸許市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非國家鐘禍作福

銑曰嬰孩小兒也言皆戮於許都市於彼降福五臣

於彼降福作禍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善曰

消勳曰甚諄逆順之理良曰鍾聚也夫擊五臣鳥五

本有之整字先高攬俱執鳥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

退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

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濟曰攬執也言鷙鳥擊物必

先高飛者取其勢也牧野地名紂率眾於此與武王戰而滅

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此言前不伐吳之意今者枳棘剪扞五臣戎夏以

清善曰枳棘以喻殘賊也剪扞剪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

刊削也言殘賊齊削戎良曰枳棘惡木也喻殘賊也剪齊

狄與華夏皆清平也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

天師百萬之眾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

也言多也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

屠各湟中羌棘蒲墨反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

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

居塞者有屠各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雲奮席卷自壽春



而南善曰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向曰霆霹靂也奮振也

入伐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

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厄善曰魏志

曰夏侯淵字妙才淳族弟也為征西將軍魏志曰建安二十

年留夏侯淵屯漢中濟曰武都氏羌郡名巴漢地名銳利

也汶江名搃捉也庸蜀地名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

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善曰漢書

比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良曰江夏

襄陽豫章皆郡名相沅二江名樓船橫海皆將軍號也言以

前諸軍期至吳會分爲五道而入也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

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慙

必當梟夷善曰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

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二道也江夏至

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慙

翰日期命謂權命盡之期至也丞相曹公也元大慙惡也梟

夷謂誅滅也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善曰

戮靈賦枝附葉從表立景隨銑曰枝附葉從謂吳諸將

校隊親黨也特獨禽獲疾患也言將帥親黨皆非詔書所獨

獲而患之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

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

領望風響應善曰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

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向曰言我以降為先以誅戮為後也拔將取才謂有文武才

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昔袁術僭逆王

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

善曰魏志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

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

呂布作亂

李潮



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降

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

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 良曰曹公破呂布張遼率眾降拜關內侯下邳縣名侯成小吏不知其所賞也 還討眭固薛洪繆音流五尚開城就

化善曰魏志曰眭固屬表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

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繆音留 翰曰眭固將居表

紹留薛洪繆尚留守射犬曹公擊破固斬之 官度五臣之

役則張郃烏高奐舉事立功

善曰魏志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

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二名與蓋有二名 銑曰官度地名役征也曹公擊表紹於官渡紹將張

郃高奐降曹公今此 後討表尚則五臣都督將軍馬

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

善曰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逃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 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

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汜水由降游與由同 齊曰蘇游表譚將也譚留使守鄴曹公追譚至汜水

而游 審配兄子開門入兵善曰魏志 表尚走中山

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 良曰表譚敗後審配兄子榮開

鄴東門納操 既誅表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表

軍士以降

熙舉縣來服善曰魏志 建安十年表熙大將焦觸叛熙

觸叛熙奔烏丸觸 允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

等舉縣降操也

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安敵

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



計深慮遠

善曰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物括前降服之類也剋亂曰果圖謀交除舉技也言此諸將與曹公畫策荆靜安海內豈輕為舉措哉言必破也

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

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立山之功享不此言之

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

福者也

善曰谷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賈逵國語注曰警言量也說死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

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節有可立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理耳建立也立山之功言大也享食警言量也為我國

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

善曰毛詩曰語曰好行小惠齊曰甘口不利於盜言孔甘論

行小惠不益於世不可懷而寶之泥滯苟且沒而不

覺隨波漂流與燖五臣作煙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

得失豈不哀哉

良曰泥溺也言弱帶於苟且之間至沒身而不覺悟言如此之人與煙波俱滅不知

吉凶之理故可哀之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

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

禦雷霆難冀矣

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入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俄

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

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翰曰漢中地名曹公討張魯於漢中故云懸隔圍

合肥水名同善注言當時小軍猶且破夫天道助順人

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

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

善曰周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也吳志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

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



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  
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  
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徒輔置東吳 銑曰言權無順信之  
道不行仁義也盛孝章為吳郡太守權吳人故云君也孫輔  
權兄同善注徒輔置東 賊義殘仁莫斯為甚 善曰孟子  
今言殺者蓋欲非之 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  
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 向曰賊殘害  
傷也言傷害仁義之 乃神靈之逋罪下民 五臣  
道者莫甚於權也 所同  
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  
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 善曰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  
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  
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濟曰逋云也言權是神靈  
之中逋云罪人百姓怨讎而為人之凶賊也伊摯伊尹也去  
夏仕殷卒為賢臣武王伐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不足稱忠  
也此言感 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 良曰去亂就理  
吳君羣臣 是知事宜也

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

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五臣

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

多福保乂子孫善曰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乂王家

世賢德也載籍國史也膺當乂養也言先臣舊德當降受多福安養子孫也而周盛門戶無

辜被五臣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

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五臣負析薪

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

子弗克克負荷 銑曰周泰明盛孝章言此兩家皆為構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流離謂逃散也湮沒林莽謂為庶人也愴

然不平貌魏周榮叔英子也虞仲翔文繡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也堂構德業也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



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

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

利器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

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也向曰言顧陸並吳之著姓皆累仕漢朝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也良寶利器喻賢臣也

而並見驅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

善曰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濟曰迫也雨絕謂兩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理也言

並被驅迫不得却還漢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

喻負利器而無處施用之

鳴高岡以遠尉羅賢聖五臣之德也善曰毛詩

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良曰言隨權敗亡是苦甚也岡山也言賢聖去亂亦猶鳳鳴高山以避羅網

寧鳩快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

善曰韓詩鳴鳩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鳴鳩鳥名也鳴鴉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

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知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鷦鷯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鷦鷯上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

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知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葭也苕與苕同翰曰鷦鷯小鳥也為巢葦草

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知破所託危也言不降於漢是同鷦鷯之危也

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苕諸賢處之信亦

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入與衆

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善曰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銑曰諸賢謂權族及將校等曠蕩寬大貌一人謂權也忌惡也言聖朝但擬誅權不

惡衆人故設重賞以待大功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

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五臣顯祿



福之上也

良曰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

如此必膺厚祿

如其未能善曰未能笨量大小以存

易三亦其次也

善曰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

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

謂漢大吳小以存易亡謂皆吳歸漢也言若未能殺權則當

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音煩

善曰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

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

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還

寸之蹠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良曰係

蹄禽獸之絆也蹠足也猛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

善曰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蝮蛇

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蝮音釋翰曰蝮毒蛇也螫人

之手則必斬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無以字其

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善曰周易

君道也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也言吳爵祿是諸公手足之累亦可絕弃來降也寧安復反也闇大雅

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善曰大雅既明且哲以保

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闇背此理忽朝陽之安其折茗之末日

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善曰尚書

閩玉石俱焚濟曰忽暗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鳳

所栖也謂暗上鳴高岡之安樂巢葦茗之危日至一日謂苟

存朝夕也玉石俱碎謂舉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善曰史

兵則善惡咸見屠戮也故令往購募爵

謂宋玉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良曰

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五臣律令良



購募謂以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等給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至言謂至極之言

### 檄蜀文

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劔閣距會會

### 鍾士季

翰曰魏志云鍾會字士季穎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少敏惠夙成爲祕書郎遷鎮西將軍與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劔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士人後平蜀爲司徒

謀反於蜀爲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

銑曰祚福也分崩謂離散也幾近泯盡也言人命近於盡滅也我太祖武皇帝

### 神武聖哲撥亂反正

善曰魏志有太祖武皇帝爲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曰爲春秋撥亂也哲智撥除也言有聖智除亂反正也拯其將墜造我

### 區夏

善曰尚書文王用肇造我區夏濟曰拯濟隆落造成也區夏中國也

### 高祖文皇帝

### 應天順民受命踐祚

禮記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良烈祖明曰言文帝受天命踐天子之福謂受禪於漢

### 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善曰魏志曰明皇帝爲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

明而烈祖又明故曰重光恢拓洪皆大也言廣大其德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善曰毛詩序曰國異政家殊俗山之外謂吳蜀也言國政異而人俗殊也率土齊民未

### 蒙王化

善曰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民謂無貴賤而齊等之民也蒙被也謂未被大魏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

善曰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也祖高祖烈祖也言三祖眷蜀人有遺言令討之今主上



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善曰主上則陳留王奐 尚書曰

有聖明之德而繼先放勛欽明 良曰紹繼緒業也言

人之業余同美注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善曰左

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翰

曰宰輔謂司馬文王也允信也言有明信之德也劬勤也王

室國也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

致貢善曰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銑曰協合也萬邦百悼彼

蠻言向化者眾也肅慎國名致貢謂貢楛矢石砮也

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善曰毛詩曰

為匪民向曰悼傷愍痛也言傷痛已是以命授六師

龍共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善曰

曰予推龔行天之罰魏志 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

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軍

鍾會由駱谷伐蜀齊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授師與將

也征西將軍鄧艾出甘松沓中二道雍州刺史諸葛緒出高

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會出洛谷二道合成五道也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

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善曰司馬法曰古者以

正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

不有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

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翰曰以仁謂不尚殘殺也故虞

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善曰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舜干

苗謂三苗舜伐之不剋舜乃脩文德周武有散財發廩

舞干戚七旬而有苗服干楯戚鉞也

表問之義善曰尚書曰武王伐殷發廩粟府財以賑貧乏

表飾賢人問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善曰尚

里以存其義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

會也此檄當時蓋託人言故自稱也命天子之令也統理也

李靖



戎車兵 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

極戰以快一朝之志 善曰國語曰蔡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告之辭大公公金匱曰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父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 濟曰弘大也元元百姓也鎮西庶

以文告之令濟百姓之命非欲窮武而快一時之心也 故略

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 善曰毛詩曰告之話言良曰降則安守則危也話

善言也言略為陳說其要當敬聽我善言也為下設端也 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

興兵新 五臣作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

大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弃同即異

善曰蜀志曰先王姓劉諱備字玄德承郡人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

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

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大叔曰弃同即異是謂離德 翰曰

先主謂劉備也靈帝末討賊有功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

主妻子後歸曹公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故云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也興隆大好謂領豫州也中謂中

間也言初與我同而中間更背違是弃同即異也 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

約屢出隴右 善曰蜀志姜維字伯約 勞動我邊境

侵擾我氏羌 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羌天水夷名也擾亂也 方國家多故

未遑脩九伐之征也 善曰周禮有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

外則擅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也 濟曰故事違暇也言諸葛亮姜維侵邊之時當國

家多事不暇脩九伐之道以征之也此却述前過將誅之意

餘同 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 五臣作并

兵一向 善曰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 良曰又安蓄積也言我國家邊境安寧積兵之力一向攻

李靖

李靖



蜀也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

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善曰魏志曰姜

維趣上邽鄧文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維寇北陽鄧文

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興上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

沮傷之氣黃帝出軍訣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指敵

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鞞之音婉而鴻是謂堂堂

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翰曰天下之師謂前五道

並入者也段谷侯和皆地名鄧文破姜維之所也沮壞也堂

堂盛貌言以壞傷之兵不可敵我全盛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

瘁萃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善曰

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毛詩曰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銑曰比近也無寧歲謂不安也勤勞瘁病也

子來謂如父有事而子自來助之也言以勞病之卒不

可敵我子來之兵也諸賢蜀將吏也親見見事宜也蜀侯

見禽五臣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善曰史記曰秦

儀復相伐蜀滅之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

王莽時為導江卒正更始立述恃其地險衆附遂自立為天

子十二年光武遣吳漢攻述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

刺咽喉墮馬左右輿入城其夜死明且述將延岑舉軍來降

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向曰秦惠王伐蜀而殺蜀侯

也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五臣

本無也字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

濟曰言險塞之非一姓常居有德則處之備聞謂揔聞蜀

侯公孫述之事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善

太公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是以微子去商

於無形良曰形見規圖也萌初生也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善曰毛詩序曰有容

之賓陳平背項而歸漢祖立功於漢封曲逆侯豈宴安



鳩毒懷祿而不變哉善曰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暉曰懷祿貪勢

不能自退銑曰宴樂也言宴然安此鳩毒懷爵祿不為變通哉鳩毒殺人之藥喻蜀也今國朝隆天

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

善曰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無私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向曰天覆謂

如天之覆養也恕猶捨也言以恩惠為先以誅伐為後

往者吳將孫壹舉眾內

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善曰吳志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

皆壹之妹夫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支已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文欽唐咨為國

太守孫壹以眾歸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

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偏禽五臣獲欽

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善曰魏志曰文欽字仲若

曹爽之邑人也與毋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殺欽欽子鸯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

為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首鄭玄曰為兵主曰戎首良曰文欽同善注咨生擒拜

安遠將軍軍叛主謂背魏也戎首謂為將伐魏也困偏謂咨見擒也豫聞國事

謂為將軍也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

賢智見機五臣而作五臣者哉善曰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翰曰言

孫壹唐咨窮迫歸命尚加寵命况巴蜀父老哉言寵命過之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

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

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銑曰邈遠措投軌迹也古人謂微子陳平慶善也來裔謂子孫也堵牆肆市變易也言能降則百姓安居而農市



俱不變易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五臣本

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

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向曰外鳥卵也重累之若偷安旦夕

其勢危言不降則似累卵之危降則長安也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王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

及也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王石俱焚濟曰迷惑也不

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

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

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善曰六世謂自

高祖至武帝威武紛紜湛沈恩汪濊烏羣生雲滂滂洋溢

乎方外善曰張揖曰汪濊深貌也汪烏黃切濊烏外切

潤也洋溢流出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

所被罔不披靡上靡因朝舟從駮蒙定策鑿存印

善曰舟駮笮印皆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岷江本舟駮也

文穎曰印今為都縣笮人為定策縣皆蜀越雋略斯揄舉苞蒲五臣

謂也流行攘却風教罔無也披靡結軌還轅東鄉

此一句善曰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結軌還轅東鄉

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



造焉辭畢進曰蓋聞五臣無天子之牧夷狄也其

義羈縻勿絕而已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

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

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

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

之翰曰二郡三蜀也夜郎縣名瞻足也言通夜郎未竟今又續西夷之事恐百姓力屈未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累也

且夫印策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

茲多不可記已五臣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

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善曰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茲多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

其為用故棄之也銑曰言西夷與中國並也其來久而不可記然前王後帝強者不并仁者不懷意者耆老自言也殆近也不可乎

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善曰附謂今之親附也難蜀

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善曰附謂今之親附也難蜀

使若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

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善曰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推結左衽之人也

僕常惡聞若

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

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善曰孟子

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韋昭曰粗猶略也但古切

惡聞若說謂父老說也斯此也此事謂夜郎之事言體大固

惡聞若說謂父老說也斯此也此事謂夜郎之事言體大固

惡聞若說謂父老說也斯此也此事謂夜郎之事言體大固



非觀者所見也余相如自謂也言我行急不得審議為父老粗略而陳之謂下事也蓋世必有非

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善曰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曰非常人聖人也原本也言立

聖人之功本則衆人見而懼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銑曰臻至也及至其成則天下衆人皆安之昔者洪水沸出泥汎濫衍溢

善曰張揖曰汎溢也郭璞云若解詁曰汎水聲也字林云匹

寸切古漢書為汎今為衍非向曰洪大也言昔者大水

沸出堯時也汎濫衍溢大水貌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

氏無氏字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斯息移切

沈澹災善曰張揖曰疏通也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

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澹

字書曰澹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流水搖也徒監切顏師古

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灑所宜也

濟曰移徙崎嶇為避水不得安居也夏后謂禹也感憂也堙

亦塞也决江疏河謂理水也澹盡也澹水搖動貌謂盡除沈

沒搖動之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

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肢

善曰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腠腠理也韋昭

曰肢身中小毛也郭璞云蒼解詁曰胝蹠也

竹地切莊子曰兩袒女浣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

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肢脛不生毛顏色列凍手足胼胝何以

至是也胼步干切良曰永長寧安也豈唯人哉言當理水

之時其獨百姓禹亦勞也慮謀腠皮胝繭也肢股上小毛也

言艱苦至使皮膚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

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啞音渥五

拘文牽俗善曰應劭曰啞蹇急促之貌啞音握

曰浹及也言禹之美業德聲及于無窮

脩

李鳳



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

垂統為萬世規善曰鄧展子曰字詰云咳今宏字子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銑曰言賢

君豈脩習古書傳流舊法取當時悅情而已哉言不如此向曰崇高閱大統紀規法也言將高論大議創業垂統為萬

世法也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

善曰已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已并天是三也濟曰兼

并謂兼萬國而并四夷也參比也言君德比於天而與天同

一能合於地故云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善曰毛詩小雅文濱涯也良曰普徧也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

潤於澤者賢君恥之翰曰浸淫衍溢言理化遠也懷生

不霑德澤者則我君之恥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靡有闕遺矣銑曰封疆之內謂國而夷狄殊俗之國

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

流風猶微善曰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

流風尚自微薄也流風謂流化人之風內之則時五臣犯義侵禮於

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

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

而怨善曰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

五臣作鄉音向老弱係虜於道路濟曰內謂通其朝獻也

外謂隔絕不通也放逐辜罪也係縲謂束縛也言巴蜀父老

無罪被殺掠取孤幼縛束以為奴僕所以號泣向中國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五臣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



雨善曰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良曰

至仁謂天子也洋溢普徧靡無曷何遺弃也已謂上號泣

者身也踵足也言何為弃我也舉戾夫為之垂涕况乎

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

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善曰論語

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諭以德也二方謂西夷

南夷也鱗集相次也翰曰戾很惡人也言很惡之夫見係

縲者猶且垂淚况天子能止而不伐乎胡匈奴也誚責勁強

也四面四夷也風德謂賜能言語之人使以德喻諷二方即

胡越之君因其討責如魚願得受號者以億計銑曰

鱗之相次仰承流風也故乃關沫若徼牂牁善曰漢書音

令也億數之多也水為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徼

外出旄牛入江張揖曰徼寨也以木柵水為夷狄之界向

曰沫若蜀西水名牂牁遠郡各關門徼道也鏤靈山梁孫原善曰張揖曰鑿

鏤靈山言鑿鑿山金華縣鏤之者以紀

功也孫水各原本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

梁謂作橋於上也恩廣施遠撫長駕善曰長駕謂所駕者遠良曰創始

仁義以理之將廣使䟽迹不閉眇爽闇昧得輝

大恩信以撫御之乎光明善曰韋昭曰眇梅憤切言䟽遠之國不被壅閉眇

蒼解詁曾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

昧早旦也爽明也翰曰䟽迹遠也眇爽未明也言天子德

化遠及幽國使通不閉如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

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支福不亦康乎善曰說文

銑曰偃息也此國家也討伐征戰也彼夫拯民五臣本於

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



絕業天子之亟

五臣作急務也

善曰凌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於

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謂政教隳毀也周家典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後脩理故云繼周氏絕業也百姓雖勞又惡鳥可以已乎哉

濟曰惡何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

善曰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良曰然則受命之

憂勤謂征伐也言王者皆征伐而後逸樂符合在於此

翰曰言受命符瑞合於此時方將增太

五臣本作泰山之

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鳥

五臣作鑿揚樂頌上減五下

登三

善曰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也言漢德之盛上可減五帝之美下可升三王之上登升也觀者未覩音聽者未聞

音猶鷦鷯已翔乎寥

聊廓告郭之字而羅

五臣無之字字

者猶視

五臣本數澤悲夫

善曰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向曰百美也鷦鷯大鳥也寥深廓空也羅者喻大夫先生等也言君之道德已流行深遠而大夫猶視數澤悲夫謂悲其不知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

於德化也失厥所以進

濟曰茫然不自得之貌言諸大夫聞天子之德思欲陳之事皆喪失也喟然

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敬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五臣中作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良曰喟然歎美之辭也鄙人大夫自謙也願聞討西夷之事也請以身先謂欲以身先士卒也敬罔驚視貌靡徙移足貌遷延却退貌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四





書